

劇場藝術
戲劇叢書之一

獨幕劇集

放棄

藍洋等譯著

劇場藝術社出

放

棄

藍

洋

等

著

813

3

2

國語讀本
第一冊

國語讀本

放棄

國語讀本

國語讀本

劇場藝術
戲劇叢書之一

放棄

藍洋等譯著

松 青 編

施德增
五、廿三

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再版

實 價 七 角

出版者： 劇場藝術出版社
上海愚園路231號

總經售： 光明書局
上海福州路296號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目 次

呈獻(代序)			1
兩個患難朋友	藍	洋	3
如此內閣	英國 徐以禮	Sydney Box 著譯	23
十點鐘	D. E. Hickey A. G. Prys-Jones 沙 蘇	合著 譯	43
放棄	Philip 藍洋	Johnson 許子 合著 譯	63
誰殺我	法國 藍	Lucien Chantel 洋 著譯	105
求愛之道	法國 阿	Maurice Rostand 咪 著譯	135

呈 獻 (代序)

代
序

本集內收集的劇本，是幾位朋友在數年中爲了解除舞台上的劇本荒，因而從歐洲各國劇本中選譯過來的。因爲他們都是舞台工作的實踐者，所以劇本的上演性，也是他們選擇時十分注意的條件。

這些劇本，在「劇場藝術」月刊上發表時，很受戲劇界的歡迎。「放棄」剛刊載，即有六個劇團同時排演，其他劇本亦不斷地搬上舞台。現在把它們彙集了刊印單行本，列爲本社戲劇叢書第一本，盼望它能在舞台劇本荒的狀況下，有一些小小的幫助。

這個集子是在惦念舊日的伙伴，及感謝週圍友人的情懷之下輯成的。在整輯的過程中，腦中不時浮起三年前某一個深秋晚上的情景。那時正是劇運受到苦悶的時期；幾個人擠在朋友的臥室中，談論如何能突破這惡劣窒塞氣氛的包圍，中間有人建議，目前應有組織理想劇團及出一純戲劇刊物的需要。當場推定沙蘇及家麟二兄負責理想劇團的計劃，張庚兄與我負責刊物的進行。多半是主觀上過於審慎，另外還加上了其他原因，這兩計劃始終空懸着。抗戰的序幕掀啓後，許多

在一塊努力的夥伴們都散流到天涯地角，爲祖國生存搏鬥的任務刻苦地工作着；孤島上的一切條件雖較前更艱苦，而肩負了二年餘的計劃之一，由於友人們熱忱的鼓勵與寶貴的協助下，重新復活起來了，「劇場藝術」月刊終於在去年的初冬出現了它的創刊號；在刊物出了半年後的今日，竟能動手編輯戲劇叢書的第一部，當然令人感到非常興奮；但這果實的收穫，我們得歸功於遠地遙寄來的精神上的鼓勵，及留守在孤島上朋友們真誠的合作與指示，在這裏，我們敬以這本第一本叢書「放棄」，作爲本社向他們衷心表示最敬愛的紀念與敬意的呈獻！

祝望大家永遠爲祖國劇運的進步親密地合作和努力！

松青 28年6月10日於孤島

兩個患難朋友

（根據賈克倫敦的小說改編）

藍 洋

本劇第一次上演於螞蟻劇團第十二次實驗表演，地點尙文小學禮堂，日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。

演員如下：

馬 特	鄭 通
吉 姆	徐以禮

同年六月中第二次上演於螞蟻劇團第二次公演，地點湖社大禮堂。

演員如下：

馬 特	徐以禮
吉 姆	陳 鍾

以上兩次演出導演：庚敖。

人物：

馬特

吉姆

時間：

近代某一個將近晨曦的深夜

佈景：

這是某外國都市中的小房間，處在一所不是高貴人們所居住的屋子頂層。房間內的一切是臥室的設備，有二人同臥的比較不大的床，也有桌子椅子及水槽等。因為他們自己要做飯，當然也有一付簡單的燒東西吃的傢伙，及食物架。室內果然不很體面與完備，但也不缺乏兩個單身漢子的臥室中所應有的一切東西

第一場

開幕時，台上黑暗，空無人，聽見台上的小鐘，敲着很清脆的四點鐘，隨後聽見二人走上樓梯的脚步聲，開鎖聲，先推門進來的一人，順手將門邊上電燈開關開了，台上頓時光亮了。那人走到衣架邊放帽子，後面跟着的一人也同樣的走到那裏放帽子，兩人都穿的不很體面的衣服，戴的都是鴨舌帽，足上着的也是一樣的橡皮底的皮鞋，爲的便利走路及辦事的方便。前者的名字叫馬特，身子頗魁梧結實，粗眉大眼，舉止很粗魯，但粗中帶細，舉動中很可看出他有夜狗似的機警。後者叫吉姆，身材瘦弱，眉目可憎，一付諂媚虛偽神氣，使人體會到狐狸所特有的狡猾奸計。

吉：（在放帽子）今天這樁買賣倒很費一些工夫的，

馬：（走到桌子右邊，伸手到衣袋中取出電筒，一邊在翻看）要換上新的電池了，光已經很暗淡，有一兩次我以為它要使我摸黑路了。那家房子的佈置倒很不錯。（稍停）那個人的房間是在左邊的，你說在右邊。這個當可上得真不小啊！

吉：我是對你說在左邊的。

馬：沒有，我記得很清楚，你對我說的是右邊，你不信麼？來！看你畫的地圖。（馬取出地圖給他看着）

吉：（看了後）真是我弄錯了。

馬：想不到你也會弄錯的。弄錯了，使我多麻煩！（同時他在看自己的左手衣袖上有沒有給那人咬破，發見有些血跡。）

吉：受了傷麼？

馬：不要緊，那個混蛋咬了我這兒一口，他要是真是畜生，說不定要我害瘋狗病的。

吉：那個人跟你動手的麼？

馬：哼！

吉：那倒很危險。

馬：……給我幹掉了。

吉：呀！真的麼？

馬：誰跟你說笑話。……我正在動手的時候，他醒了，（做動作）他那樣跑過來抓我，正像拼了命的狗一樣，所以我不得不把他幹了。虧得他起先不叫喊。……但這倒底是要抵命的事，以後我們兩個倒要留神一下呢。

吉：你幹得也真乾淨，我在外邊一點兒聽不出。你聽見我這樣的哨子麼？（吹哨子一下）

馬：（點頭）那時我剛弄好，正想走出來了。

○吉：那時候，我遠遠地看見一個巡警，鬼樣的在打那一頭走過來，我趕緊的吹了一下，就溜到旁邊躲着了，我真担心不要你沒有聽見我

的哨子爬了出來，我又擔心不要他走過來，看見這屋子的窗開得直直的，疑心起來那就糟了。（高興的樣子）那個巡警兩只眼睛好像沒有的一樣，走過的時候，一點也不覺得，要是我做巡官，非把他開差不可。

馬：難道這樣不好麼？

吉：那裏，我是說着玩的。我看他拐了灣看不見了，才吹第二次哨子，怎麼你挨了好久才出來呢？

○ 馬：我在等個確實信息哩。我聽到第二次哨子，我真高興極了，等着是多麼難受啊！其實沒有幾分鐘吧，可是我想到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想到過去，想到將來，又想到眼前的危險，一個人在幾分鐘裏能夠想到那麼多，真是奇怪。

吉：（心不在焉地）現在沒有關係了。（兩眼釘着馬的口袋。）你說這次撈得很肥，可以拿出來看看了。

馬：（不快樂地）沒有關係？哼！一切的危險都是我去抵擋，你只在街上望風吧了。我却要把頭伸進虎口裏去，你自己應當明白！好，讓我拿給你看吧。（從褲袋裏拿出一把小鑽石，倒在桌上。）

吉：（神色很緊張地看着馬特的動作，看桌子那樣多的鑽石，快活地叫起來。）啊！

馬：（驕傲的神色）這算得什麼？（同時在外衣

袋中取出許多羊皮包的鑽石，比第一次來得大，末了又握出滿握的小鑽石，把它在桌上堆成一小堆。）這些只能算是木屑了。

吉：雖然算是木屑，可是賣起來，一顆也要賣好幾塊錢哩。……就是這麼多麼？

馬：這些還不够麼？

吉：够了，够了，全部估價頂少要賣它一萬塊錢，缺一個錢我也不賣。

馬：一萬元，據我不懂寶石的人估起來，也要值二萬多哩。你看那一顆大的。（他把它取起，似鑒賞家般地看）

吉：單這一顆，要值一千塊錢吧。

馬：一千麼？你做夢，就出三千你也買不到。

吉：（快樂感動的樣子）嘿……嘿……我快活得好似真在做夢了，（他手中拿了幾個大的）我們有錢了，馬特，我們變成了富翁了。哈，一天中就變成富翁了。

馬：（冷然地）把它完全賣出去，得好幾年的工夫哩，（稍停，帶着感動的樣子）吉姆，我也真想不到有這樣肥呢。

吉：（心另有所思，但也裝作高興的模樣）真是值得恭賀的，馬特。

馬：呀！差不多忘記了（他在裏衣內拿出羊皮包的一串珠項圈）還有一串哩。

吉：（接過來，大家細細地看）價錢一定也不小。（繼續地看了一會）全部東西一定要值五

萬塊錢。

馬：十萬！（兩人相互地看了一眼，沉默了好一會。）

吉：（耐不住這沉默似的）我們想；他為什麼放了那麼多的寶石在家裏？這些東西應該放在舖子裏的。

馬：誰知道呢。也許他在欺騙他的朋友，拿了這許多東西要逃走了。我想正派人裏邊也有不少強盜，正像強盜裏邊也有不少的正派人。那樣的事情報紙上常常可以看見的，吉姆，同夥的人不是常常有「自相殘殺」的事麼？（吉姆似乎有不安的樣子，馬特知道，但假裝不注意）你在想什麼？

吉：（露窘狀）沒有，沒有想什麼，不過我是在想他為什麼放了那樣貴重的東西在家裏，不是很有趣的麼？——你為什麼這樣問我？

馬：沒有什麼，不過偶然問問吧了。（又是沉默，馬特耐不住地去抽煙，吉姆似看着馬特的動作，又似在思索，最後還是馬特打破這沉默）還是大家來把它數一數吧，你看着，大家公公平平的數，要公道，吉姆，明白了麼？（吉姆有不高興的神氣）你明白了麼？（有威脅的口氣）

吉：我們不是常常很公平的嗎？

馬：患難的時候，公平是容易的，但是共享福的時候，大家要公平才興。我們什麼也沒有的

時候，大家不得不公平，現在發了財，大家
要像商人一樣，要像正派的商人一樣，你明
白了麼？

吉：我也是這麼意思。

馬：（在吉姆注視寶石中，他從燒具後取出二個
紙袋，將袋中的茶葉及紅胡椒倒在小桌上，
然後走過來，把桌子上的小鑽分兩堆，每袋
裝一堆，又把大的數了，將羊皮紙包好）大
的實鑽石二十個，頂大的兩個，最好的一個
，最小的有兩握多。

吉：不錯。

馬：（他拿了二張紙，把鉛筆記了數目，留一，
其一交吉姆）這個留着做參考。（他又跑到
食物架上取了一個大紙包。把內中的糖倒了
，把二個裝着寶石的小包裝在大紙包內，再
用手帕包好，放在他枕頭下，然後坐在床邊
脫皮鞋。）

吉：（露着失望的神色望着馬特的舉動，似不得
已的也坐到床邊脫皮鞋帶）你以為它可以值
十萬塊錢麼？

馬：差不多了，我在一家跳舞場裏，看見過一個
舞女身上戴了幾個大鑽石，她告訴我那不是
真的，如果是真貨，她說要值五萬塊錢，可
是她身上還不滿半打哩。

吉：這樣誰還願意去做工。鋤頭鐵耙的工作，一
輩子就算牛馬那樣的勞動，一個錢也不化去

，做到老還抵不了我們今天晚上的一半。

馬：你這個人，只配當Boy洗洗碗的，你想一個月的工錢，伙食在外，不過拿二十塊錢，跟你算的差得太遠了。但是你講的意思不錯，那些喜歡做工的人，讓他們去做好了，我年紀輕的時候，替人家看牛，拿三十塊錢一個月，哼，現在加上些年紀，再也不願替人家看牛了。（他說完話，鑽進被窩。）

吉：（去熄了燈，也鑽進另一頭的被窩，停了一會）你的手臂怎樣了？

馬：（注意）你以為我真會有瘋狗病麼？你問它怎樣？

吉：沒有什麼，因為剛想起來了。馬特，你分了鑽石，打算怎麼辦？

馬：我要在鄉下買一個牧場，雇人家替我看牛，那面有好幾個人，我真想看看他們做我的夥計，那幾個混蛋。……現在睡你的吧，吉姆，我要買那個牧場，還有好些時候哩，我要睡了。（沉默中，時常聽見他們翻身的聲音，停了一分鐘，吉姆以為馬特睡着了，抬起頭來望望，那邊馬特也抬起頭來望望，用了戒備式的語氣說，）喂！睡吧，吉姆，你不要為鑽石操心了，它在我這兒，決不會失掉的。你放下心吧。（床被不動了，也許他們已真的睡着了，幕漸漸地落下來，那時舞台面的窗上已隱隱地透露着曙光了。）